

一年间

時間：

一九三七年八月至一九三八年八月，一年間，

人物：

劉愛廬 六十五歲。

劉綉笙 (劉妹) 四十八歲。

劉瑞春 (劉子) 二十五歲，空軍少尉。

劉瑞秋 (劉女) 三十二歲。

于明揚 (瑞秋之夫) 三十四歲。

趙澍 (綉笙之子) 十五歲。

艾珍 (瑞春之妻) 二十三歲。

劉德才 (劉家遠房親戚) 三十八歲。

喻志華 十九歲。

阿慶 長工，五十以上。

緒媽 僕婦，五十歲光景。

阿香 小丫頭，八歲。

其他

地點：
第一幕 滬杭路沿線一城市。

第二幕 同上。

第三幕 上海。

第四幕 上海。

第一幕

在滬杭路沿線的一個相當繁榮的城市。

劉愛廬家。

愛廬是前清舉人，也做過官，但是在宣統末年和上司嘔氣辭了官之後，就回到鄉間來「管田地」了，老式房子，隨處可以看出經過幾次修裝的痕跡，並不怎樣富有，但是在這地方的城市中還依舊是中上之家。

舞台是瑞春結婚的「新房」，油漆一新，但是沙發，銅牀，西式畫額，乃至洋風的花籃，銀盾之類，和這房間本身形成了新和舊的對照。正面偏左，一張大銅牀，堆滿了紅紅綠綠的被，枕頭，（牀和被之間不就是一種對照嗎？）牀左小馬鞍桌，右邊是一排玻璃窗，這很明白地可以看出是近來改裝過的。窗前是一桌大桃花心木的寫字桌，寫

字桌擺在這場所，也有點不大調和，尤其是桌上的那一對厚錫蠟燭台，和明亮地燃燒着的大紅燭。左邊壁上，一架很別緻的鏡額，——在空軍標識的一對銀翼上面，疊上一個大紅的雙喜字，下面是許多同級朋友們的簽名。其他新房應有陳設，隨意。八月十四日晚，七時左右。結婚儀式完畢之後，賓客都已經在廳上入席了，遠遠的談笑聲，新房裏很冷清，褚媽也在頭上戴了一朵大紅的絨花，正在掃地上的瓜子殼，和新娘新郎進房的時候被人投擲的彩色小紙。阿香抓了滿把的瓜子，噙着。

阿香 問你啊，怎麼會飛的？老媽媽，少爺怎麼會飛的？

褚媽 （不答，）

阿香 （懇求地）說啦，過一會給你敲背，好嗎？（隨意地將瓜子殼吐在地上。）

褚媽 啐，人家剛掃乾淨，你又……（舉手威嚇她。）

阿香 （歪着頭）你說咯，我來掃，滾，怎麼會飛的？

褚媽（狠狠地）怎麼會飛的，誰知道，少爺背上有翅膀的。

阿香 屁！（裝一鬼臉）昨天少爺在河裏游水，我看見，沒有翅膀的。

褚媽（禁不住笑了）你看見了就得，怎麼會飛，洋人想出來的法子，誰知道……（再將

阿香吐的瓜子殼掃去）

後房脚步聲，一種特殊的尖聲音，

綉笙

（聲）和尚和尚！（急忽忽地進來。四十五歲了，但是看過去似乎還不到四十歲，白淨的臉，劍眉，高高的顴骨，眼睛帶着一種老是探索着別人隱秘的光，元色綢旗袍，很合體，除出纏過腳和頭髮未曾剪去之外，一派大方。用眼光在新房內橫掃了一眼之後，問褚媽。）澍官沒來過？（又望一望廚背）

褚媽

姑太太，您不去坐席嗎？澍官……剛才還在房裏，跟哥哥嫂嫂纏着討喜菓的。（窺伺着她的顏色，陪着笑）姑太太，今天可真開心啦，從小兒就像自己的孩子一樣的帶大來

的少爺，今天討親啦，嘿，到明年春天，澍官也可以配配親看了……

綉笙

（聽她說着，掩不住內心地歡喜，臉上硬直的線條稍稍柔和了一點，可是當她的眼光看到花燭的時候，面色立刻又變了。怒哄哄地）褚媽！你怎麼的，人還沒有老，就悖事啦，叫你坐在新房裏幹什麼的！

褚媽

（一怔）

綉笙

叫你在新房裏管花燭，可是你瞧，花燭漏了！（很敏捷地自己動手把漏口的燭煤用煤夾除去）在這樣亂荒荒的時候，大少爺又學了什麼飛機，凡百事情都要圖個吉利，要是有什麼——（自己停住了不講下去）

褚媽

方才姑太太你自己跟我說，結了燈花不要夾掉……

綉笙

（搶着）還有你的話，燈花歸燈花，掉下來把蠟燭漏完了你也不管？

通後房的門簾突然一閃，差不多看不清是誰，一個人影在後房裏走着。

綉笙

（很快地回身）和尚，和尚。快。外面舅舅在找你吶，老是孩子氣，吵新房，時候早得很呢！

（沒有回聲）和尚，阿澍！（揭開門簾走到後房去，突如；驚嚇和恐怖的喊聲）你阿才！

你在這兒幹什麼？

德才

（聲）綉，綉乾娘。我……我找你……

綉笙

（扯着他出來）找我？找的怕是可以當錢用的東西吧！鬼鬼祟祟的，來，口袋裏是什麼？

德才

（一望而知的鴉片癮者，一雙小眼睛是他的特徵，變了黃褐色的紡綢長衫，破落戶，狡猾而又卑屈的表情）綉乾娘，本來，日裏就想來跟你商量啦，爲的是客人多，我這樣子

……

綉笙

別多說話，你又拿了什麼？沒出息的。

德才

（反撥地）綉乾娘，講話仔細一點，在用人們面前，我也要做人的。

褚媽

呸！用人們面前？你倒還像個東家？東家不去吃酒，鬼鬼祟祟地躲在後房裏幹什麼？

綉笙 褚媽！搜他，袋子裏的是什麼？

德才 不，我沒有拿東西。今天我是來和大伯商量一件事……

綉笙 （故作驚訝的表情）和——大——伯——商量一件事——情？大伯在花廳上，你去

你有這大膽子？……那麼去！

德才 不，不，綉乾娘，我怕他老人家動氣，所以我先來跟你商量一下，（講話間小丫頭偷偷地

往後房溜，他看見了，很快地攔住她）阿，阿香，別去驚動老爺！（回頭來對綉笙）綉乾娘，千不該萬不該抽上了一口烟，現在在外面查得嚴，又沒有錢，想到上海去戒烟，可是！

……可是……

綉笙 （爆發似的）可是沒有錢，問大伯借點盤費，對嗎？！你在做夢！前這麼兩三年，大伯伯

還當你是個人，十塊五塊借給你用，近來，你這沒出息的學會了偷啦，還用借？咱們劉家倒了霉，有了你這樣一個爭氣的親戚。

德才（這一套話在他是聽慣了）你講完了？我這次倒不是借錢，我要跟大伯伯商量一件

事情，周家塘後面墳上的幾顆樹，我想賣了。

綉笙

（吃驚）什麼？你要賣祖墳上的樹？你——

德才

（看見她吃驚，便故作從容）本來，也有點可惜，那幾顆樹怕已經有一百多年了吧，風水先生說，左手的那株石楠樹，是管這兒的大房的，那顆石楠樹本來像把大的傘，近來兩邊橫闊開來，正像兩只大翅膀，所以，瑞春做了飛行家啦。哈哈（摸出香烟來，一眼看見桌上有更好的烟，便重新藏起，取了桌上的香烟吸，褚媽很快地將香烟罐拿開）

綉笙

你發瘋了，祖墳上的樹……

德才

（冷然）別的我們三房沒有份，祖宗，總該輪到一份吧。嘿。

綉笙

阿才！今天你不准把這事情跟大伯伯說。今天是瑞春官的好日，凡事要圖個吉利，你的賤骨頭不怕他的拐杖，可是他老人家却經不起生氣！

德才，
啣，有錢的要圖吉利，沒錢的就管不得這許多了，（已經看出了她的弱點了）大伯伯在花廳上？我去找他。

綉笙
（攔住他）阿才！（咬牙切齒地）你這該死的！（從袋裏摸出一個白手巾包，打開來，取出一張鈔票，擲給他一般的）拿去！前世欠了你的債！

德才
（接了錢，看一看）這怎麼够呢，綉乾娘，今天是好日子，就是打發聽差，也得高陞一點啊！（突然的卑屈起來）

褚媽
姑太太別給他，逼了你的錢，他去養婆娘……

綉笙
我又沒有打中航空票！（又從手巾包中取出一張，給他）快出去！瞧你這樣子，這新房裏也不配你來的！（再鄭重地）偷偷地從後門出去，褚媽！看着他走！（對德才）不准再偷東偷西！

德才
不——過，綉乾娘，我今天沒吃過飯吶，外面這許多酒席……

從廳上傳來了愛廬特有的咳嗽聲音，這聲音比什麼都還靈驗地使德才畏悚了。

德才

（張惶）大大，大伯伯來啦！綉乾娘，我，我，（欲逃）

綉笙

（也不願意他和愛廬見面）褚媽，看着他從後門出去！（指着後房）

褚媽

（冷冷地）他還有話跟老爺商量呢！

德才抱頭鼠竄從後房下，褚媽跟着下去。

愛廬

（聲）唔，唔，這也難怪，能來，也就算啦。新房裏坐吧，（進來）這兒沒有人，（看見綉笙，有點意外）爲什麼你獨自在這兒？（跟在他後面，瑞秋進來。）

愛廬，矍鑠的老人，瘦軀中洋溢着精力和威嚴，鬚髮都已經花白了，但是這祇增加了他對人的壓力，特製的一根西式的粗手杖，但是撐的時候少，捏在手裏的時候多。滿頭頸的頑癬，常常有搔癬的習慣。

瑞秋，半新式的女子，好像才生了一場病似的非常憔悴，衣服也很素樸。

綉笙 啊，你們散席了？我爲的是找阿澍啊，這小孩跳跳蹦蹦的，不知躲到那兒去啦。

愛廬 小孩？大啦！

瑞秋 （笑了）大乾娘還是那樣的操心？澍弟弟也已經快要娶親啦，澍弟今年是十四？

綉笙 托他舅舅的福，十五歲了，——可是，這小孩太頑皮，不知前世欠了他多少債！（下）

阿香跟着下場。

愛廬 （望着他的背影）勞碌命！這才是勞碌命！把十五六歲的人當作小孩兒，一眼不見了，就大驚小怪。

瑞秋 那也難怪她，大乾爺死了之後，就留下了這一點寶貝。

愛廬 （戴上老花眼鏡看了一下鏡框上的簽名之類的東西）唔，（點頭）你們能够來，總算好啦，昨天上海打了起來，我以爲你們是不能來了。

瑞秋 弟弟的喜酒，不論怎樣我總是要來吃的，家裏的人已經不多，（黯然）月初就想來了，

來幫幫忙，可是弟弟寫信給我，說能不能請假出來，還說不定。

愛廬 唔。

瑞秋 爸，你看，這一次會真的打起來嗎？來是來了，可是，要是真的打起來，火車斷了，那不是來了回不去嗎？

愛廬 愁什麼？上海的人前幾天不是大批的逃到鄉下來嗎？吃喜酒帶便逃難，明揚也來啦，還怕什麼，我這兒飯總還是有得吃的。

瑞秋 那當然，不過，他明揚脾氣壞，什麼地方都住不慣，怕又使爸生氣。

愛廬 來了就算了，打杖有什麼辦法呢？（吸着水烟，少頃）唔，你們都來了，我就安了心，（感慨）看這次情形，怕真要打起來了，這幾天這兒過的兵很多，東門外也挖了戰壕，今後的日子，不知怎樣過下去，瑞春——（停了一停）趁沒有打到這兒的時候，把這事辦了，總算完了一件事，我心上也輕鬆了……（咳嗽）

瑞秋 爸爸這幾年確是太辛苦了，養大了我們，可是一點也不能招呼您，都走得這麼遠。

愛廬 辦了這件事，我的心安了，你姆媽在地下，她一定也安了心了，日子過得真快。——（吹

烟）現在，（笑着）第一個開心的倒是你大乾娘，……

瑞秋 對啊，很久就沒有看見大乾娘這樣開心了，那也難怪，姆媽故了之後，那時候弟弟祇有

八歲，差不多是她一手領大的。現在，怎麼樣？還是老脾氣？瞧樣子倒一點兒也不老起來。

愛廬 唔，老還是老起來的，她的脾氣，不是漸漸好起來了嗎？閑事，少愛管啦，對用人們做的事，

也馬虎一點啦，和這兒來往的人都很高興，說她脾氣改好啦，可是，我倒替她就憂，一個

人的脾氣突然的改過來，這就是說，她的身體已經漸漸不行了！

瑞秋 （瞟了她父親一眼，深沈地）說起來，大乾娘算是苦了一世！那樣年輕的死了丈夫，受

不住公婆的氣跑出來，……（勉作笑容）可是現在好啦，澍弟弟已經十五歲，快出山

了！

愛廬 唔，可是，別儘講這些，我倒忘了問你，明揚近來怎麼樣？病好啦？

瑞秋 （黯然，搖了搖頭）

愛廬 還是和從前一樣？

瑞秋 ………（低下了頭）

愛廬 唔？（有點異樣）

這時候阿香蹣手蹣脚地從門口進來，背後，阿澍的影子一閃，看見舅父和表姊在，又退出去，阿香有點窘，阿澍露出半身，用手指點她，指着那張牀，這時候愛廬和瑞秋熱心地談天，差不多不注意到他們。阿香沒辦法地走進來，對牀望了一眼，又回頭看看阿澍，偷偷地準備鑽到牀下去。瑞秋發見了。

阿香！做什麼？

（嚇了一跳，反射地站起來）

瑞秋 鬼頭鬼腦的，做什麼？

阿香 ……

愛廬 說啊，你要什麼？

阿香 澍官……（偷看門口的阿澍，阿澍瞪她一眼）

愛廬 澍官？你找澍官，又是——

阿香 澍官叫我……叫我躲在牀底下……

瑞秋 （好奇地）躲在牀底下做什麼？

阿澍裝一鬼臉逃走了。

阿香 澍官叫我躲在牀底下，過一回等新娘娘睡了，叫我在牀下裝狗叫。

瑞秋 （破顏一笑）啐！傻東西，你真的聽他的話嗎？

阿香 （抱怨似的）他叫我躲到晚上十二點鐘，（嚟嚟嘴）可是我還沒有吃過飯呢。